

高平作家丛书

GAOPINGZUOJIACONGSHU

主编 王百灵

感谢上苍 感谢命运
我的工作竟然
正是自己的兴趣
于是
我特别欣赏
黄宾虹的联语
何物美人
二月杏花八月桂
有谁催我
三更灯火五更鸡

——作者题记



笔耕留痕

BI

GENG

LIU

HEN

李璐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1. 毛料留痕
 2. 毛料留痕
 3. 毛料留痕
 4. 毛料留痕
 5. 毛料留痕
 6. 毛料留痕
 7. 毛料留痕
 8. 毛料留痕
 9. 毛料留痕
 10. 毛料留痕



毛料留痕

毛料留痕
 毛料留痕

感谢上苍 感谢命运
我的工作竟然
正是自己的兴趣
于是
我特别欣赏
黄宾虹的联语
何物美人
二月杏花八月桂
有谁催我
三更灯火五更鸡

——作者题记



毛耕留痕

李璐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耕留痕 / 李璐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12

(高平作家丛书 / 王百灵主编)

ISBN 978-7-5378-3318-9

I. 笔… II. 李…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153 号

笔耕留痕

著 者: 李 璐

责任编辑: 王灵善

助理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贾利伟 赵晓娟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 - 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晋城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字 数: 2280 千字

印 张: 180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318-9

定 价: 310.00 元 (全十册)

本册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码字生涯

(自序)

早就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整理一下，一直未动手。这回算交差了，当然是为自己。

起了个名：《笔耕留痕》。似乎显得文雅点。其实，说白了，我不过是个码字的，像手执瓦刀码墙的匠人一样，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墙圪垛儿。这些“墙垛”的“砖”有的还算齐楚，有的缺棱少角，差火候。这，我心知肚明。

说来惭愧。40年了，码字生涯不短，像样的东西不多。放在首篇的小说《周铸寻钉》是我40年前写的。那时20岁，在解放军的熔炉里锤炼，在新疆大山里打坑道，当卫生员，和器材员小周（四川兵）十分要好。我就以他为原型写了个小说，呈送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军区政治部藏龙卧虎，一位大作家看中了这篇小说，将我调去文化部举办的战士文学创作培训班改稿子，一遍又一遍地过不了关。那位大作家十分严厉。我就是在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叱骂声中，学到了一点写作知识。正因为此篇创作过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又是当时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延河》上发表的小说，所

以我把它作为首篇。在此之前，我主攻小说，写了几十篇稿子往杂志社投，次次是讨回一篇打印好的退稿签完事。

好在我锲而不舍地写，加之《周铸寻钉》给了我信心，又加上后来在部队从事专业创作，到地方后还没有脱离这一行。于是我就延续着码字生涯，一不留神，竟写了40年。

由于工作需要，我只好放弃了小说创作，把舞台作为码字的地盘，整理完毕发现40年中有一个断档期，即文革十年时期。我从1966年起到1978年，当了12年部队文化干部，当创作员、文化干事、俱乐部主任、文艺宣传队队长，写了大约和现在辑录的数量相等的东西。可是我不能将它垛在一起，因为太“左”了，太错误了，净是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罗瑞卿等的内容，还有不少歌颂林副统帅的。反映战士生活的，也是只有革命，没有人性化的东西，因此只能付之一炬。

这些个“墙垛儿”，主要是转业回地方25年来，在高平这块土地上经营我的“一亩三分地”时留下的痕迹。（当然扔掉的不少我认为太歪的“墙垛”）这其中除注明的变成铅字的东西外，全是发表在舞台上的。把它整理出来，我有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竟然能从这篇和那篇中，回忆起当时产生的经过：酝酿此篇时绞尽脑汁的苦恼；晚上睡觉时居然梦见好情节而欣喜若狂；和导演争得面红耳赤；某些当官的不懂装懂的卖弄；排练时对演员一顿训斥；上演后博得掌声笑声；获奖后在宴席上碰杯庆贺……其情其景，记忆犹新。

这也许就是整理这些东西的价值吧。

码字生涯四十载，苦乐酸甜尽在其中了。

目 录

小说 散文

周铸寻钉·····	003
婚礼泪花·····	011
素花琴音·····	015
杰出的上党梆子表演艺术家·····	022
艺术人生华彩章·····	026
“恶流”析·····	031
文化人金堆·····	033
相约书海·····	036
劝君效蝉·····	038
匪夷所思：凶杀案·····	040
祭炎帝文·····	042

修建神农镇祭祀广场碑记·····	043
为沉重枷锁下的中国妇女呐喊·····	044
黄克诚大将在高平·····	046
辛丑抗捐三英烈·····	053
高平杂技团始末·····	059

戏 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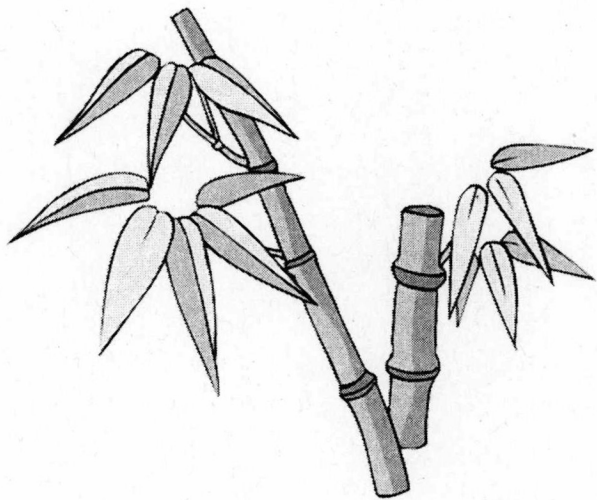
红梅·····	063
强与弱·····	100
巍巍炎帝·····	132
廉颇老将在长平·····	138
闪光的天平·····	148
太行绿衣人·····	160
路遇孔圣人·····	169
金钱与道德·····	174

大年三十·····	183
“傻”腊英·····	188
冬天不能砍树·····	193
小保姆与大局长·····	201
上岗之前·····	208
体检站上·····	213
路查·····	218
三十万·····	223
人间真情·····	228
丰碑·····	231
好好活着·····	237
爱心方舟·····	242
23点零8分·····	246
矿魂·····	250
婆婆与媳妇·····	255
一路同行·····	259

曲 艺

一桩离婚案·····	273
说不清楚·····	284
铁厂长的“三斧头”·····	287
时代流行风·····	296
矿嫂协会·····	302
邓小平小道·····	307
婚礼上的哭声·····	312
金盾赞·····	316
民营经济领头羊·····	322

小说 散文



周铸寻钉

酝酿了一天的暴风雪，今晚来到了我们这儿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雪山上。

我从工地返回医疗室，刚刚放下红十字药包，突然，门儿吱扭一声，一股寒风卷着雪片，推进一个雪人来。电灯光一照，怪刺眼的。来人转身带上门，摘掉口罩，我才认出是七班副刘大平。他一把将我抓住：“卫生员，有件火急的事儿，一定要你帮帮忙。”说着，一双手紧紧捏住我的肩膀，挤眉弄眼，在我耳边一阵嘀咕：“快！快！工地上等着用，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原来他们班丢了九个两爪钉（用两端尖头固定木材的铁钉），需要到器材仓库补领，硬要拉我去帮他打通一下“关节”……

我挣开他的双手，漫不经心地说：“几个两爪钉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丢了再领几个不就得了！”

听我这么一说，七班副更急了。一边拉着我，一边直跺脚：“哎呀，我的好小李咧！你和周铸相处得那么好，难道不晓得他那个认死理劲儿？不用说丢了九个两爪钉，就是少了一只小铁钉，他能轻饶了你？”

我一想，七班副这顾虑也有那么一点根据，便和他一起出了工地医疗室。

走近仓库，门上挂着一把锁，七班副狠狠地把脚一跺，扭回头来说：“这人没事儿在仓库里呆不住，走，还是到工地上去找他！”

七班副心急如火地走在前面，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响。我紧紧跟在后面，踉踉跄跄地来到“七号”。尽管是风狂雪暴的寒夜，工地上依然一片沸腾：探照灯的光带，透过飘飞的雪片，把工地照得透亮；空气压缩机唧唧唧唧的吼声，震荡山谷；出渣的小火车在铁轨上飞快地奔驰。老远就听到作业场上，铁锹、铁锹叮叮咣咣的撞击声。我俩戴上安全帽，走进作业场，在一个框架旁，果然发现了周铸。他蹲在那里，左手抓着一根疙疙瘩瘩的木棍，右手挥着斧子，一边砍，一边对站在身旁的八班战士卢舟说：“锹把折了就不要将就，一根锹把上缠了三道铁丝，干起活来能得劲吗？”卢舟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想，换新的你肯定不给，就……”周铸截断他的话头说：“就穷对付，是吧？工地上那么多用剩的边角料，配个锹把还成问题？”一面说，一面从他自制的手提工具箱里拿出刨子，动作利落地把砍掉疙瘩的木棍周身一推，一根光溜溜的锹把就“诞生”了。他三下五除二安好，站起来试了试，递给卢舟说：“试试看，得劲不得劲？”卢舟顾不得多试，道了声谢，接过铁锹，高高兴兴地跑了。然后，周铸拣起那根断锹把，仔细端详着，显然是在安排它的用场。当他收拾好工具，扭转身来，准备离开这儿的时候，这才发现我俩，便惊异地说：“怎么，找我吗？”

“对，找你半天了。走，回仓库再说。”

“公事？私事？”他冲着我说。

“公事儿。走吧！”我俩连推带拉把他拥回仓库。

进了仓库门，还没站定，周铸便抱怨说：“有啥事儿什么地方不好谈，为啥硬要把我拉到这里来？”

我看说话的时机到了，忙向身后的七班副挤挤眼，意思是让他先开口。七班副瞅了瞅我，有点为难，可是不说又没有别的法子，这才硬着头皮，说：“小周，是，是这么回事儿。下午新战士王小明不是跟你领了三十个两爪钉吗？一上班他就拿了九个，准备配框子用。可是到临用的时候，糟糕……”

开始，周铸目不转睛地听着，可当听到“糟糕”两个字时，两道剑眉一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七班副，急促地问道：“怎么啦？”

七班副忙说：“那九个两爪钉丢了。”接着，就一口气解释起来，“我问他怎么丢的，他说不上来。我让他想想放哪儿了，他说记不起来了。我想说他两句，他竟然先急哭了。新同志嘛，也不好再批评他，就到处找，可找了半个来钟头儿，

还是没找着……”

听到这里，周铸双手一摆，截断了他的话：“别讲了，我明白了！没找着两爪钉就来找我，是吧？无故丢失不补发，这是制度，你知道不知道？”

七班副满脸赔笑说：“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可实在没办法，小周，‘灵活’这一次吧，哎？”

“‘灵活’？说得倒轻巧！”

看来，我再不出场是不行了。我一边给周铸倒水，一边替七班副打圆场：“小周，先借给他几个算了，马上要配框子。”

七班副也趁热打铁说：“实在是等着急用哩！”

周铸喝了口水，瞥了瞥我和七班副：“嗨，原来你俩商量好来对付我一个，别想！制度是大家定的，人人都得遵守！”

“违反制度就这一次，以后决不再犯，可现在，你可要从工作出发呀！”七班副急切地说。

“噢，给你两爪钉就是从工作出发？同志，你说反了！”周铸丝毫没有松松口的意思。

尽管七班副做了挨“剋”的准备，语言婉转，态度和顺，好话说了千千万，可铁钉子到头还是没有领着，“肉钉子”倒领来了一大堆。眼看配框的时间快到了，急得他像热锅里的蚂蚁，说话的口气不由得也变了：

“那……那你是给？”

“把国家的财产不当一回事儿，就是不能乱给。”

“同志，何必这样认死理嘛！”七班副扭转身躯，声音变得发颤。

“你！”……周铸蓦地站起来，胸脯激烈地上下起伏着。

我一看势头不妙，慌忙拦住周铸说：“小周，不要动气，好说好讲好商量嘛！”又转身瞪了七班副一眼，“你少说两句！”

七班副低头不语，周铸闷声坐下，小屋子里的气氛紧张极了。

稳住步呀——嗨哟，

爬上坡呀——嗨哟，

……门外传来一阵热烈的，抬木料的号子声。

七班副双眉紧锁，眼睛焦灼地望着门外，干张了几次嘴，硬是说不出话来。我正想再“美言”几句，争取让周铸回心转意，可谁知他倏地站起身来，匆匆地向仓库门那儿走去。糟糕，周铸要走了，这出戏不知该怎样收场！我也急促地立起身来，紧跟在周铸后面，心想：如果你要走，我就把你硬拉回来！

可事情出人意料，周铸不是走向门外，而是走向门后，从筐里拿出九个两爪钉，郑重地递给七班副：

“要不是急着用，我就是不给你！话先说啦，这是借给你的。明天天亮以前，把九个两爪钉找来还给我！”

七班副接过两爪钉，“嗯”了一声，扭身迈出门槛，急匆匆地走了。

屋子里的气氛这才稍稍有点缓和。

我望着周铸的背影，暗地埋怨他道：“小周呀小周，冰天雪地，黑咕隆咚，你非让人家天亮以前把两爪钉找回来不可，难怪大伙儿说你认死理哟！”

但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解决了一大半。这几天，施工任务重，小周风里雪里，发放器材，没睡过一个囫圇觉。眼下天也不早了，也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了。我看他还在摆弄器材，就慢慢站起来，对他说：“小周，你太疲惫了，快回去睡觉吧。”

“嗯，嗯，”他头也没抬地支吾着。我又催了两遍，他才直起身来，说声“好吧”，摘下墙上的雨衣，披扎停当，顺手拿上桌上的手电筒，和我一道走出了房门。

狂风卷着雪花，像一只发怒的狮子，无休止地咆哮着。我和小周分了手，背起红十字药包，继续到八号工地巡诊。

当我从“八号”返回“七号”的时候，风稍微小了些，但雪花仍然起劲地飘落着。借着探照灯光，我隐约发现器材场上有个人影在移动。咦，这种天气，这般时候，是谁在器材场？哦，我想起来了，难道是七班副，在这里找那几个两爪钉？

我爬上土坡，穿过牌坊，来到了器材场。定睛一看，不由得一怔：嘿，器材场上这人，却是周铸，原来他并没有回宿舍睡觉。只见他操着一把铁锨，埋着头在那里清除积雪。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了他肩膀一下，他猛地一震，扭过脸来。呀，脸颊冻得绯红，一双手冻成了“茄子皮”。

“小周，你不睡觉，在这干什么？”我抢先问道。

出乎我的预料，他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卫生员，真会关心人啊！我谢谢你啦！”说完，又埋头铲起雪来。

“小周，该休息就休息，别忘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一把抓住他的锨把说。

“哎呀，我的好同志，这九个两爪钉现在不找出来，雪越盖越厚，难道就让它守在里面，等明年开了春再找吗？”

哟，原来他是在这里找两爪钉！

我看他实在冻得够呛，便把十字包放在“七号”，顺手拉来一把铁锨，和他一道找起来。他望了望我，微微一笑，想说什么可又没说出口。

器材场的积雪除净了，我们却没有发现那几个两爪钉。

这时，风雪不是那么猖獗了，我俩过牌坊，下土坎，准备转移到休息室前边去找。土坎右前方有个四米来高的土堆。站在土坎上看土堆，比较真切。突然，周铸望着土堆，喊声“有了”，拔腿就跑。我以为发现两爪钉的线索了，赶忙紧跟在后边。到了土堆面前，周铸朝上一指：“看，那块黑的。”我举目一望，可不，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显眼地摆在白雪上边。周铸如获至宝，左腿一迈，就要上土堆。谁知雪厚坎陡，哧溜一下，滑了下来，身子一歪，摔倒在地。我连忙去扶，他却一骨碌爬起来，干脆全身趴在雪上，双肢猛蹬，四肢贴地地往上爬。我一看，慌忙蹲下身子，托着他的脚往上举。费了好大的劲，他才爬上坎去，饿虎扑食般地把那团黑乎乎的东西一把抓住，仔细端详起来……

“看把你乐的！下来再看也不晚呀！”其实我心里也止不住乐，找了老半天，到底有个着落了。

周铸不吭声，滑下土堆，把刚才拾来的那东西塞进我手里。一看，嘿，原来是一团烂绳头，空欢喜一场！

奇怪，周铸倒一点也不失望，眉毛习惯地一挑，望着我说：“这肯定是谁刚扔的，这些人简直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说着，就往裤兜里装。无奈他那有名的“万宝囊”早已“满员”，什么碎布呀、钉子呀、铁丝呀……塞得鼓鼓囊囊，再也没有它的位置了。他只好解开上衣兜谨慎地揣了进去。看他那小心翼翼的劲头儿，仿佛装进口袋的不是一团烂绳头，而是什么奇珍异宝！

这阵工夫，我不禁怀疑起来：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仍然一无所得，又是